

## 爬坡上坎信史情

□ 周康平(重庆)

千多步石梯的老街,如云梯般垂直于江边。居住在老街的人,出门爬坡上坎是他们每天面对的事情。若要谁说对这条老街最为熟悉的话,莫过于邮局的何邮递员了。老街的老人们叫他“何信使”。

老街的邮局靠近老街的客车站,距江边还有一坡石梯街,那里居住着四五十户人家。从江边到老街的山顶,有多少步石梯,说法不一。有说一千一百多步的,也有说一千三百多步的,要想有一个准确的回答,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何邮递员了。我们老街的小孩,都叫他何叔叔。个子并不高的何叔叔,其实他岁数并不大,不到四十岁,头发看上去又短又硬,褐色粗糙的大脸,长着满脸沧桑的模样。夏天的一个下午,坐在门前歇凉的母亲对我说,“你么舅还说他们单位的工作辛苦。你看看,何信使才辛苦。这么热的天气,他每天都要这么爬坡上坎地走。”母亲说这话时,何叔叔离我们家门口已经没有几步远了,穿着绿色的邮政装短袖,肩膀上挂着

两个胀鼓鼓的绿色邮政包。看到何叔叔满头大汗,就可想而知压在他肩膀上的邮政挂包有多重。在这烈日当头的大热天,不要说身负两大包沉重的报纸信件了,就是空手,从江边走到老街坡顶,也会累得叫人上气不接下气。只是,我那时太小,对此并没有多少相关的感受。或者说,我关注的是何叔叔肩膀上的那两个邮政挂包,上面印有四个金黄色的大字,特别醒目:中国邮政。由此,我想到的是何叔叔头上那顶绿色的大沿帽,戴在他头上,看上去帅气万分。只是,大热天的时候,那顶让我羡慕不已的职业。我曾暗下决心,长大了也要进邮政局工作,像何叔叔那样戴上这大沿帽,那不仅是一种神气的表达,还可给千家万户带来希望和快乐。这不,何叔叔还没走近我家门口,就对我母亲亲切地喊道,“大姐,今天有你的信

哦。”听到这话,坐在门槛上的母亲,像弹簧般地弹了起来,欢喜地问道:“何信使,信是哪里写来的呢?”何叔叔明知我母亲是明知故问,他却大声说道:“信是你的兄弟从重庆写来的!”何叔叔的本事在于他能知道他手中的信件是谁写的,更知道他这种清爽的回答也是最让街上居民们欢喜的事情。所以,他回答的表情显得特别轻松,明白他带来的不只是一封信,而是一个家庭收到信后的激动和惊喜。老街的人,在外地工作的多,在那个电话极不方便的年代,信件就成了老街居民获得远方亲人消息的最好途径。对他们带来喜悦之情的人,老街的居民们也从不含糊,他们对何叔叔就像对待亲朋好友一样热情。他们的待客之道朴素简单,见到何叔叔走近了,端上板凳就对何叔叔招呼道,“您走累了没有?来,坐下来歇歇,喝杯茶。”热天的时候,老街的居民会给何叔叔递上一杯凉茶,冬天则是送上一杯热茶,以缓解他爬坡上坎负

重新行的口干舌燥。

何叔叔带给居民们的快乐很快就会传遍老街:张家在某地当兵的儿子提干了;李家在省城读书的女儿获得奖学金了;王家的大儿在单位当上先进分子了;谭家的儿子找了一个大城市的姑娘做朋友了……伴着这让人欢喜的消息,何叔叔在居民们的心中还成了一只“报喜鸟”。直到有一天,一个太阳高照的下午,还在睡梦中的我,突然接到了何叔叔送上门的信件。那是一封把我送向远方圆梦的信件。大汗淋漓的何叔叔把通知书放在我手里,笑呵呵地对我祝福不已。那满脸的笑容充满了真切,仿佛他比我还欢喜。

何叔叔到底为老街的居民们带去了多少快乐,难以考证。多年后,我回到老街,站在我家的老屋门前,望着寂寥的老街,浮现在我眼前的幻觉之景,是何叔叔挂着装满报纸、杂志和信件的邮政包,快步行走在老街的模样。其实,何叔叔早已退休回乡下了。

## 入冬的仪式感

□ 赵自力(湖北)

立冬刚过,趁着晴好天气,家家户户户洗坛腌菜,老家的冬天开始了。在种粮为主的农家,不管菜地多么名贵,每个秋季少不了冬菜的一席之地。那冬菜茂盛个高,整整齐齐的样子煞是喜人。“砍冬菜咯!”灿烂的阳光里,常有农人们吆喝着拿着镰刀去菜园。冬菜不用手掰,直接拿刀去砍,就像砍柴一样。刚砍的冬菜需要晒上几天,然后挑到河里洗净,回家就可以腌制了。将冬菜放到坛子里,铺上一层冬菜,撒上一层盐,再接着铺冬菜,这是最常见的方式。最后压上几块圆圆的石头,盖上盖子就大功告成了。母亲腌的冬菜里好看的黄颜色,叶子嫩嫩的、软软的,茎干特别有嚼劲。如果用咸冬菜和肉末炒米饭,味道再好不过了。立冬一过,萝卜就可以食用了。这个时节的萝卜我们叫它小萝

卜,个头小、水分足,萝卜缨子特别脆嫩。母亲是个勤俭的人,生怕浪费了食物,就把洗净的小萝卜整个儿地压在小坛子里,夹杂着盐、红辣椒和蒜瓣。半个月就可以出坛,咸萝卜酸酸的、脆脆的,带着辣味和蒜香,特别下饭。萝卜缨子晒几天太阳后,也可以像腌冬菜一样做咸菜,味道也很好。

冬吃萝卜夏吃姜,在老家的冬天,萝卜管你吃个够。收获小萝卜过后,大萝卜开始登场了。新鲜的大白萝卜和心里美(一种红心萝卜)都不错,大萝卜可以炖着吃、炒丝吃,老人讲吃大萝卜降火消食,好处多多。这时,几乎每家都要腌大个儿咸萝卜了。圆头圆脑的大萝卜被洗净后,切成块状或是条状,再晒干,就可以下缸腌制了。父亲喜欢喝点白酒,他说最下酒的菜就要数

咸萝卜了。记得上大学那几年,总是惦记着老家的咸萝卜,寒假一回家第一件事,就是到厨房碗柜里抓几块咸萝卜嚼嚼,特别解馋呢。

“腌完萝卜腌豆角”,这是我们那里的俗语,意思是萝卜都下缸腌制了,再腌点峨眉豆才好。老乡们总是那么勤劳,尽最大可能把蔬菜的保存时间延长,舍不得浪费一点点。于是,一把把峨眉豆被摘下来,同样是晒几天,去掉一些水分,和粗盐、辣椒、生姜一起下缸,用大石头压住。要不了一个月,脆生生的咸峨眉豆就出缸了。捞起一把炒一盘,夹一筷子清香可口,足以慰藉味蕾。

老家的冬天从腌咸菜开始,甚至带着一种仪式感。每年母亲都会快递给我一瓶瓶咸萝卜,或者是咸峨眉豆。在外工作多年,最思念老家的咸菜了,每吃一口都有家的味道。

## 北宋党争与涪陵点易洞

□ 李世权 张丁 夏显虎



涪陵点易洞。

1033年,程颐生于湖北黄陂,其父程响时任黄陂县尉。程响任大理寺丞、知虔州兴国县兼南安县时,与时任南安军司理参军周敦颐结成好友。周敦颐气貌非常,深具学问,程响遂令年少的程颐、程颐师事周敦颐,从此踏上探究道学(理学)的漫长生涯。

周敦颐,北宋五子之一(另有邵雍、张载、二程),宋朝理学的开山鼻祖,著名文学家、哲学家,提出无极、太极、阴阳、五行、动静、无欲、顺化等理学基本概念,为后世理学家大力推崇、发挥,成理学体系之重要内容。周敦颐生于1017年,比程颐年长16岁,二程师从周敦颐时,他刚而立之年,指点江山激扬文字,对二程的人格形成产生巨大影响。程颐在27岁廷试落榜后未再应试科举,潜心研究理学,其人生选择跟周敦颐早期的影响不无关系。

1086年,54岁的程颐被荐为秘书省校书郎,尔后擢升为崇正殿说书。其间,有人极力反对任用程颐,司马光却大力推荐,使程颐当上崇正殿说书,破格提拔。

程颐担任小皇帝赵煦(1077-1100)的讲官时,赵煦不足10岁,程颐严于师道,赵煦多有不快。不仅如此,程颐对皇帝老师这个身份十分得意,常以天下自任,对时政指手画脚议论褒贬,毫无顾忌,致使朝中反对他的人跟赞同他的人一样多。这时朝廷出现洛党、蜀党和朔党等几大集团,洛党以程颐为首,蜀党以苏轼为首,朔党则以刘摯、王岩叟等为首,势力颇大。这几大集团都反对王安石新政,但在具体的施政问题上又各有主张,互相攻讦,日久而怨入骨髓,不可释解,终成党争。

党争中,书生意气的程颐被人构罪参劾,1087年,55岁的程颐被贬洛阳,免职发落西京国子监。从当赵煦的老师到贬职,仅1年零8个月。后来,赵煦给程颐升迁的机会,却被程颐负气拒绝。

程颐的书生意气,在年轻时就有显露。1050年,17岁的程颐给仁宗皇帝写了一封《上仁宗皇帝书》,力劝皇帝“以仁道为心,生灵为念,黜出俗之论,期非常之功”。好在这封致为天下师的信件被朝廷拦截而未上报给仁宗皇帝,程颐才未招来灾祸。未上报的原因,或以为属无稽之谈;或以为为大胆犯上?原因已不可考,这件轶事倒是流传下来。

亲政后的哲宗皇帝(赵煦)复用改革新法。1097年,朝中党争又起,程颐受到牵累,朝廷下令追毁程颐所著文章,撤销职务放归田里。党争的结果三败俱伤,苏轼、司马光、吕大防、刘摯、黄庭坚、苏轼、王岩叟等一大批官员受到处分,其中,苏轼被逐出朝廷,外放任地方官;黄庭

坚流放涪州别驾;司马光已于1086年去世,也没逃脱处分,追贬清海军节度副使……已放归田里的程颐被旧时党争宿敌劾了一本,称其给皇上的奏折有“怨狂轻躁之语”,“程颐妄自尊大,至欲于筵讲说,令太后同听。在经筵多不逊”等等,导致程颐由撤销职务升级为“削籍”——革除官籍,永不录用,从洛阳窜放到遥远的蜀地——峡江深处的涪陵,监督改造。

北宋中期,是普遍要求改革的时期,出现了宋祁、范仲淹、王安石等要求裁官、裁兵、整顿政权机构、改革科举制度、减少徭役等的改革呼声,其中,王安石的“上万言书”更是要求增加财政收入、抑制土地兼并、鼓励农业生产等,呼声一浪高过一浪。然而,王安石等人的改革变法措施,必然招致在变法中利益受到受害者的公开反对。1069年,王安石任参政知事,开始变法。元祐年间(1086-1094),新法被废止。绍圣(1094-1098)之后,变法重得支持——反对新法的程颐“削籍窜于涪州”,正是在这期间。

从人人仰望的皇帝教师,到削籍窜放远恶之地,实为异常悲惨的遭遇。撤职只是行政处分,做官的资格还在,尚可东山再起,而削职则是从官名册中剔除。何况这时的程颐已65岁,何日结束窜放,能否叶落归根,都是很大一个问题。皇帝不开恩,程颐大概率会客死他乡。

从洛阳到涪陵,山高路远,程颐在路上是何等状况,由于没有记载,后人无从得知。不过可以想象,一个深受朝廷厌恶和打击的人,不大可能有舒适的交通工具给他使用,也不大可能有锦衣玉食每天供他享用,不管他是逆长江水路而到涪陵的,还是经陕西西路入川而至的,这一路上的艰辛完全可以想见。

好在,到涪陵后,他此身的弟子、涪州人熊定自动前来陪伴恩师,使身处悲惨境地的程颐得以安然度过在涪陵的漫长日子,不但生计没有出现问题,还写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《周易程氏传》——涪陵点易洞的由来,正与这部书有关。

熊定,生于1023年,长程颐10岁。北宋涪州人,自号涪陵先生。曾师从郭雍学《易》,后投程颐门下,成为造诣极深的易学家。程颐窜放涪州,举目生疏,无限困苦。熊定闻讯前往看慰,并陪伴恩师在涪州静普寺授徒讲学,作长远的生计。

静普寺,又名钩深堂,是建于唐末的佛教禅院。程颐窜放涪州,在此落脚,并开课授徒。时黄庭坚前来看望,为程颐讲学之地题名“钩深堂”,取周易“钩深致远”,以彰程颐易学深厚、处境艰难而不放弃的可贵品质。

程颐在授课之余,常往静普寺(钩深堂)西



摄影:周宇

诗  
路  
回  
语

## 火红的火

□ 红线女(重庆)

我匆匆埋葬了的六月  
绝对是个严重的错误  
关于这个结论  
源自一只蜻蜓的记忆

整整一个夏天都着了火  
青灰的烟雾  
锁住时间流逝  
锁住诗歌的胃  
黑蝴蝶进去了,夜蛾也进去了  
只有红蜻蜓还在

仿佛什么也看不见  
疼痛与疾病  
残缺与贫穷  
仿佛只是深处最大的隐秘  
当火海蔓延着流向生活  
从一丝风到四支烟  
灰烬也是幸福的

我们在秋后漂浮着  
彼此守护  
直到月亮失去它的样子

## 月光,总会落到诗人心上外一首

□ 江辰宇(重庆)

或许诗人  
总是偏爱这月色昏黄  
从小山冈上轻轻滑过  
在花草叶间悄然穿梭

走过高山,越过大河  
一步一步缓慢前行  
为人间洒下诗行,独留悲怆

月圆是属于诗人的浪漫  
笔下流淌的月光  
唤醒沉睡的风骨

山川属意,雨打风霜  
一路前行的路上  
总有那么一刻的月光  
悄然落到了每个诗人的心上

## 遇见南天湖

丰都之南,四面青山  
南天湖,与仙女山紧紧相拥  
湖边的雾凇,被冬日肆意涂抹  
在河水与湖面冰的交汇处,摇曳生姿

风匆匆地来,匆匆地去  
当一切慢下来时,闭上眼睛  
听见,雪一落下的声音

漫天的雪轻轻飞下  
薄雪覆盖的冰面,盛开轻柔的冰花  
缀染一个个银装素裹的梦

耳畔,回旋  
我在雪里凝目  
任一肩风雪  
叩启我紧掩的心扉

一,其地位堪比朱熹《四书集注》。

关于程朱理学,后世褒贬不一,限于篇幅和本文主旨,此处不详述。不过,程朱理学是宋明以后中国数百年思想之正统,影响深远,却是不争的事实。对程朱理学的全盘推倒或全盘肯定都有失公允,这一点当为学界重视。

写完《周易程氏传》后,程颐的处境并没有好转。又过了一年,公元1100年正月,宋哲宗驾崩,宋徽宗赵佶(1082-1135)即位,这位本职工作没做好却有书法、绘画、诗文极高天赋的皇帝赦还程颐回洛阳,继续做官。然而好景不长,1102年,蔡京当权,程颐又被免职。

1103年4月13日,朝廷诏曰:“追毁程出生以来文字,除名。其人山所著书(或指《周易程氏传》一作者注),令本路监司觉察。”又诏曰:“程颐学术颇偏,素行满怪,劝讲经筵,有轻视人主之意,议法太学,则专以变乱成宪为事。”程颐乃被迁居龙门之南,旧朋新友无不望而却步。1103年9月,程颐被列入“元祐奸党”98人之黑名单。

同年11月,朝廷诏曰:“以元佑学术政事聚徒传授者,委监司举察,必罚无赦。”

1106年,程颐恢复官职,并冷清退休。

同年,蔡京被罢相。

1107年10月5日,程颐病逝于洛阳家中,享年74岁。

1220年,程颐去世113年后,宋廷追谥其为“正公”,声望日盛。

1241年,宋廷追封程颐“伊川伯”,其奠基的程朱理学得到官方大力推动,渐成国家思想之正统,并延续后世数百年。不过,这些热闹的光彩,程颐已不能亲历。

由于《周易程氏传》是程朱理学的奠基之作,涪陵点易洞又是《周易程氏传》的著述之地,当程朱理学终成宋明以后国家思想之正统后,涪陵点易洞就成了理学家们心中的圣地。其中,朱熹的《北岩题壁》颇有代表性:“渺然方寸神明舍,天下经纶具此中。每向狂澜观不足,正如有本出无穷。”

甯放程颐原本是为了惩罚、折磨他,却催生出一部思想史上的大作,这真是北宋党争的一个意外收获。

据了解,涪陵区划出近10万平方米土地建设点易园,其中包括修缮点易洞、钩深堂、三畏斋、碧云亭、洗墨池、致远亭、三仙楼、四贤楼、观澜阁、读画廊(北岩题刻)等十景,抢救保护宋元明清以来的北岩题刻等,以“易理文化”为核心,以理学圣地为文化脉络主线,打造历史文化类旅游景区,让更多的人了解程朱理学,理性看待这一思想体系。